

文章编号:1671-6523(2011)03-0090-07

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 的差异及成因分析

陈 月 生

(福建外经贸学院 经济贸易系 福建 福州 350016)

摘要:以 Jeffrey 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为参考,结合福建省两个区域(9个地级市)1997—2009年的经济数据,通过构建模板数据集,对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分析福建省区域资本各年度的资本配置效率及波动的原因,然后分析各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从投资环境、产业结构、非国有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对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进行分析,最后就如何提高区域资本配置效率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资本配置;效率;地区差异;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Differences and Causes of Regional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Fujian Province

CHEN Yue-sheng

(Economic and Trade Department of Fuji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College, Fuzhou 35001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a panel data with the economic data (1997—2000) of two regions (nin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by adopting Jeffrey Wurgler's (2000)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mode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capital allocation in the Fujian.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fficienc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luctuations of annual regional capital allocation in Fujian. Then it studied the efficiency differences and the causes of the regional capital al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DP contribution and investment rat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non-nationalization, human resources, etc. Finally it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regional capital allocation.

Key words: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regional differences; panel data

一、引 言

福建省是我国沿海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福建省经历了从局部开放到全方位开放、从沿海开放到山海联动开放、

从“三来一补”到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等巨大变化,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福建省对外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濒临台湾海峡的闽东南地区(包括福州、厦门、泉州、莆田和漳州 5 个地市)和濒临内陆山区的闽西北地区(龙岩、三明、南平和宁德

收稿日期:2011-07-26 修回日期:2011-09-04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0B052)

作者简介:陈月生(1966—)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资本与证券投资研究 E-mail:chenyuesheng2006@163.com。

4个地市)。闽东南地区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最快、经济活力最强、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地区,经济总量占全省75%以上,出口、利用外资总量超过全省的80%以上;闽西北地区由于各种条件自然条件限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闽东南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显现。两大区域之间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资本配置效率及其流向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 R, 1973)和肖(Edward S Shaw, 1973)^[1]一致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资本配置效率是衡量金融机制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资本配置效率是指资本的配置和利用的效率,是衡量要素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在高资本回报率的地区(行业)内继续追加投资,在低资本回报率的地区(行业)内及时削减资金流入^[2]。基于这一点,Wurgler(2000)^[3]通过对65个国家中28个行业3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明了比较于小规模金融市场的国家,金融发达国家将资金更多地投资于成长性行业,更多地减少投资于衰退性行业。并发现: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非是由于吸收了更多的投资,而是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林毅夫等(1994)认为在改革开放后,地区间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流动性限制逐渐减少,所以我们有理由将地区间的差距扩大解释为地区间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沈能、赵建强(2005)^[4]用各地区总产出增量与资本增量之比来表示配置效率,对区域资本配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区域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显著,地区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水平、对外开放是造成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米运生、李永杰(2006)^[5]运用模型,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认为,动态趋势方面,东部优势减弱,中部综合优势明显。并从国家、区域间和区域内三个层面上研究了影响配置效率的因素。俞颖(2008)^[6]运用面板数据,从区域层面研究了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差异,认为造成中国地区资本配置的差异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对外开放度、投资主体结构、金融深化度以及人力资本的集度等。许开国(2009)^[7]利用1991—2006年25个工业行业的数据测算了我国各区域和各省的资本配置效率,认为东中西部资本配置效率依次递减,省际层面资本配置效率

差异显著。在此基础上,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地区性行政垄断是阻碍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产品市场需求、市场化程度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杨广青、倪李澜(2010)^[8]从地区层面,对福建省资本配置效率及其行业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福建资本配置效率高于我国总体水平,但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上述研究分别从国家、区域和行业的角度研究了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并且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状况和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作出了简要分析。从文献综述我们可知,资本的逐利性使资本从低收益的地区(行业)流向高收益的地区。从福建省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闽东南和闽西北经济发展的差距是不是因为闽东南地区拥有比闽西北地区更为有效率的要素市场,使得福建省的资本更多流向闽东南。

二、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基本模型的设计

1. 基本模型。Jeffrey(2000)用工业固定资本形成额的增长水平代表投资的增长,用工业增加值代表工业增长水平来构建计量模型来分析资本配置效率。他认为最优的资源配置应该是增加对成长型工业的投资,减少对衰退型工业的投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高收益行业,那么这个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就高,否则就是低配置效率或无效率。本文在Wurgler(2000)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下列计量模型:

$$\ln \frac{I_{i,t}}{I_{i,t-1}} = \alpha + \eta \ln \frac{V_{i,t}}{V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I 表示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 V 表示利润总额或工业的增加值;下标 i 表示行业的编号;下标 t 表示年份; α 为截距,表示自发投资水平; η 为弹性指标,表示衡量投资对工业增加值变化的敏感程度。

2. 福建省区域资本的年度配置效率变动情况及其原因分析。为了对福建省各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年度变化情况进行研究,我们在Wurgler的模型里引入时间变量。具体模型为:

$$\ln \frac{I_{it}}{I_{it-1}} = \alpha_t + \eta_t \ln \frac{V_{it}}{V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2)$$

(2)式中: i 为行业编号; t 为时间; η_t 为各年度资本配置效率的弹性指标,表明第 t 年内各行业的资金追加(或撤出)对行业成长性变化的弹性

表1 1997—2009 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

年份	η	sig	T	se
1997	0.132***	0.045	1.149	0.024
1998	-0.215	0.006	-0.414	0.163
1999	0.382***	0.006	2.739	0.139
2000	0.146*	0.091	1.696	0.086
2001	-0.015	0.894	-0.134	0.115
2002	0.146	0.329	0.978	0.149
2003	0.532***	0.002	3.187	0.167
2004	0.371***	0.001	3.398	0.110
2005	0.252*	0.075	1.784	0.141
2006	0.0846	0.366	0.905	0.094
2007	0.528***	0.001	4.181	0.131
2008	0.246***	0.065	1.673	0.121
2009	0.264**	0.073	1.762	0.130

*、**、***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0%、5% 和 1% 的检验;数据来源:由福建省统计年鉴(1997—2009)和福建省各市统计年鉴(1997—2009)的数据计算得来。

水平。若 $\eta_t > 0$ 表明在第 t 年内一个地区投资的增加与工业产值的增加正相关,即当该地区工业增加值的指数相较于上一期增加时,固定资产形成的增长率也会相应增加。 η_t 数值越大,工业增长率的变化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增长率的变化;相反 η_t 数值越小,工业增长率变化将带来较低的投资增长率的变化。若 $\eta_t < 0$ 表明在第 t 年,该地区行业的产出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工业增加值指数相较于上一期增加时,固定资产形成的增长率反而减少,也就是说在盈利能力强的行业内增加资金较少,而在盈利能力弱的行业内追加了更多投资。若 $\eta_t = 0$ 表明在 t 年内各行业吸引资金的能力与行业的盈利能力无关。也就是说虽然各行业的成长性各自不同,但流入各行业的资金量相同。我们运用公式(2)并通过 OLSI 方法分析福建省各区域每年的投资与工业增加值的截面数据,对福建省 1997—2009 年间各区域每年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定量刻画,以便对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年度变动情况进行分析。

(1) 福建省 1997—2009 年区域资本的年度配置效率的变动情况。为了研究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各年度变化的情况,我们采用《福建统计年鉴》中市县经济指标中闽东南(福州、厦门、莆田、泉州、漳州)和闽西北(龙岩、三明、南平和宁德)共 9 个地级市 1997—2009 年时间序列数据和截距数据(共计 234 个观测值)为样本(全部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代入公式(2),用

EViews7.0 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得出模型的修正判定系数 R^2 为 0.309, T 值为 2.694(通过了显著水平 1% 的检验) η 为 0.272,即当一个地区工业增加值提高一个单位时,对该地区的投资将会相应增加 0.272 个单位。福建省区域资本的年度配置效率是 0.272,而我国 1993—2002 年均资本配置效率为 0.160^[9],表明福建省区域资本的年度配置效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根据上述公式(2),我们采用 OLSI 法对福建省 1997—2009 年 9 个地级市每年的投资及工业增加值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得到 13 个回归方程(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1997—2009 福建省区域资本的年度配置效率波动很大,除了 1998 年、2001 年出现负值以外,其余年份均大于零,但显著性较差。1998 年、2001 年、2002 年和 2006 年未通过显著水平为 10% 或 5% 的检验,说明资本配置效率低,可以认定为这几年的投资的增长与同期的经济效益无关。其他年份均经过了显著水平为 10% 或 5% 的检验,说明这几年的投资的增长与同期的经济效益成正相关。

(2) 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年度变动的原因分析。1997—2009 年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波动大的原因是与国家宏观调控有关。1997—2001 年资本配置效率低,2001 年甚至出现了负值,这是因为当时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国家为实现降低物价和适度增长的经济目标,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国家的整体

投资水平降低,经济的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各地区进一步缩减了投资。受大环境的影响,福建省也面临着对外出口减缓、对内消费需求不足等不利因素,投资增长速度减缓,投资效率相对较低,因此资本配置效率出现了下滑的趋势。2002年后,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加入WTO后,招商引资水平进一步提升,各地投资的速度出现了增长的趋势。在这期间,福建省认真落实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按照国家“加大投资、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大方针,积极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各项改革,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投资速度出现了增长的态势,资本配置效率得到提高。随后,2004—2006年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出现了波动,在这期间福建省的GDP增速分别为11.8%、11.6%和14.8%,相应地投资增速分别达到25.9%、23.4%和38%。福建省投资快速增长更多地表现在恢复性增长方面,它明显较大幅度高于经济的增速。2006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41.5%,但资本配置效率偏低,这是因为福建省经济总量在增加,由于投资成本提高了,因而投资效率降低。2007年福建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投资方向,加大石化、机械、电子三大主导产业投资的比重,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产业投资的比重。坚持利用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提升了闽东南沿海地区投资的层次和水平,扩大闽西北地区投资的规模和领域,整体协作,优势互补,投资效率逐渐显现出来,所以2007年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出现了最高值。2008—2009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福建省经济发展受到冲击,但福建省全力抗击各种自然灾害,全面推进两个先行区建设,加上两岸三通,全省的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加,经济持续发展,只是区域资本配置效率不及2007年。

总体而言,1997—2009年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在不同年份的波动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较大,在扩张性政策下区域资本配置效率有上升的趋势,在紧缩性政策下资本配置效率有下降的趋势。相较于工业增加值的变化,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在扩张性政策时上升较快,而在紧缩性政策时回落相对缓慢,工业产值的涨落与投资增减并非同方向发展。通常的情况是在工业企业产值增

长有所回落的同时,投资的增速仍会惯性上升一段时间,不能及时配合企业产值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在企业产值出现减缓时,投资也没有随之及时减少,从而影响了资本的配置效率,1998年和2001年的资源配置效率出现负值即说明。

3. 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及成因分析。(1) 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2) 式中的不变系数模型未考虑各地区的个体影响,为了研究福建省两大区域共9个地级市1997—2009年各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我们构建了模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

$$\ln \frac{I_{it}}{I_{i,t-1}} = \alpha_i + \eta \ln \frac{V_{it}}{V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3)$$

该模型中因变量与自变量均与上文两个方程相同, I 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净值; i 表示区(市); t 表示年份, V 表示工业增加值; α 为截距,表示自发投资水平; η 为弹性指标,表示衡量投资对工业增加值变化的敏感程度,是判断资本区域配置效率的指标。我们将福建省两大区域省(9个市)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共计234个观测值代入公式(3),用EViews7.0对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进行估计(表2)。

从表2可知,福建省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均大于零,除了福州和莆田两市外,其他7市资本配置效率水平都通过了显著水平为5%或10%显著水平的检验。从福建省整体看,福建省9个市资本配置效率的均值为0.260,即工业企业增加值每提高1个单位,投资将相应增加0.260个单位。从区域看,闽东南区和闽西北资本配置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326和0.193,即在闽东南地区和闽西北地区工业企业增加值每提高1个单位,投资将各相应增加0.326和0.193个单位。福建省两大区域(闽东南和闽西北)资本配置效率最高的分别是泉州(0.4124)和龙岩(0.234),最低的分别是莆田(0.2467)和南平(0.106)。

(2) 福建省各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成因分析: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各区域资本的配置效率差异较大,究其原因:①投资环境。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的“两缺口模型”指出,在一国(地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情况下,外来投资资金的注入,是缓解当地资金缺口,启动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从福建省的区域看,闽东南地区和闽西北地区的投资环境有很大的差异。闽东南地区位于中国东海沿海,东与海峡东岸的台湾相对应相衔接,又与相邻的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经济区

表2 福建省1997—2009年各地市区域资本配置效率

地区		η	sig	T	se
闽东南	福州	0.267	0.245	0.978	0.634
	厦门	0.339**	0.161	2.104	0.040
	莆田	0.247	0.155	0.951	0.346
	泉州	0.401***	0.100	4.011	0.002
	漳州	0.374**	0.0847	2.081	0.042
闽西北	龙岩	0.234***	0.091	3.581	0.007
	三明	0.224*	0.122	1.874	0.066
	南平	0.1059***	0.0983	3.113	0.003
	宁德	0.208***	0.069	2.952	0.0000

*、**、*** 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水平;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1997—2009)和福建省各市统计年鉴(1997—2009)的数据计算得来。

相贯通、相交融,形成了厦门、漳州、泉州经济发展的三角州,成为经济外向度、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闽东南地区在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双重作用下,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到本区投资。福建是著名的侨乡,这些在外闽籍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中又约有80%祖籍为闽东南地区,其中泉州、漳州、福州是全省最主要的集中地,他们回乡投资办厂,为闽东南的经济繁荣作出重要的贡献。据统计,在福建省利用的外资中,闽东南已占全省的80%以上。另外,由于闽东南地区经济发达,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率高,也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资本。大量的资金来源不仅缓解了投资资金不足,而且提高了劳动力、资本配置效率,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相比之下,闽西北地区处于内陆山区,投资环境相对较差。改革开放以来,闽西北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基础差,也没有大型企业支撑。在国有投资减少的情况下,外商投资由于各种条件限制,难以大规模进入,民间资本也因为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低而外流,严重影响了资本配置率。②产业结构。福建省在改革开放以来,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但是区域的产业结构有区别。从表3可以看出,闽东南地区第一产业在GDP所占的比重除漳州外都很低,厦门和泉州分别只有1.30%和3.89%,而且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增多,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是因为闽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好,市场化程度高,容易实现产业转移,资本配置效率高。闽西北地区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高于闽东南地区,这是因为闽

西北地区地处内陆山区,经济基础较弱,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工业方面主要以传统的工业和采掘业为主,新型的工业不发达,投资率不高,资本配置效率较低。③人力资本。Romer(1990)^[10]指出,人力资本在知识生产中具有规模效应,这使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地区倾向于产生更快的技术进步以及具有较高的资本边际效率,因而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效率之间具有正向关系。人力资本是需要经过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它是后天获得的存在于人体中的一种生产性资本,具体表现为劳动者通过受教育和培训而积累起来的知识^[11]。闽东南地区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内的高校、科研机构主要集中在这里,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另外,经济发达所带来的优厚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大量优质的人力资本的集聚,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使这个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高。闽西北地区人力资源相对薄弱,资本配置效率也相对低些。④非国有化发展的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经济体制向着更有效率的方向转变,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闽东南地区是福建省非国有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额占总投资的比重大,市场机制在资本配置中发挥了作用,因此资本配置效率高。闽西北地区非国有企业不如东南部发达,因而资本配置效率低。

表3 福建省区域各产业生产总值在该区域GDP中所占的比重

%

区域	城市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闽东南	福州	9.58	47.45	42.97
	厦门	1.30	48.42	50.28
	莆田	11.13	57.52	31.35
	泉州	3.89	59.93	36.17
	漳州	19.63	45.53	34.85
闽西北	龙岩	15.36	51.77	32.87
	三明	19.99	48.43	31.58
	南平	22.53	40.21	37.29
	宁德	18.79	40.84	40.36

资料来源:根据2009年福建省市区县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而得。

三、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通过借助 Jeffrey 模型,从区域的层面研究了福建省闽东南和闽西北(共9个地级市)1997—2009年区域资本的年度配置效率以及各区、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并对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福建省作为沿海最早开放的省份之一,资本配置效率并不高,这主要是粗放型经营与外延式发展模式所致,资本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从年度资本配置效率来看,1997—2009年的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波动很大,2003年资本配置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这种趋势并没有延续下去。2004年资本配置效率呈现下降趋势,2006年的资本配置效率未通过检验,说明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拉动的。从区域层面的资本配置效率看,闽东南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较闽西北地区高,意味着闽东南地区对资本的利用更为合理,实现的价值更高,究其原因是各区投资环境以及各地的产业结构不同、人力资本、非国有化程度不同等因素造成的。因此,要提高各地的资本配置效率,就要通过政府的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固定资产的投资由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协调投资扩张与产能过剩的矛盾,缓解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

(二) 建议

(1) 加快市场化进程,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经济市场化是影响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核心指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是经济市场化,加快体制转轨速度,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影响,消除阻碍资本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

限制和壁垒,使资本按照回报率高低自由流动。政府要减少竞争性投资领域的干预,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干涉,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鼓励和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增强劳动力流动和技术成果市场化等,加大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加强法律制度环境建设。

(2) 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好投资对拉动经济和促进效率的作用就必须把握好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政府要制定差别投资策略,加大对成长性好的行业以及缺少资金的新兴行业的投资,减少对日趋淘汰的行业的投资,避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衰退行业过度投资、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形。在投资形式结构上,加大对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投资的力度,使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协调发展。在投资的空间配置上,对有产业优势和发展有潜力的地区加大投资,对缺乏潜力的地区减少投资,同时政府采取措施逐步将缺乏潜力地区资源和劳动力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在部门投资结构上,根据地区资源优势、产业结构和资本稀缺情况等制约因素,选择主导部门进行投资。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对闽西北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要降低投资进入门槛,并给予金融政策支持,对参与落后地区建设的金融机构要提供贷款贴息和投资补贴,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

(3) 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调整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尽快退出衰退产业,加快传统的工业向新型工业的转化,根据地方资源禀赋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调整产业结构还要加强区域间沟通与协调,促进产业转移。产业转移是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

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从而在产业的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区域向发展中区域转移的现象。就福建省而言,闽东南地区经济发达,而且有资金、技术的优势,闽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但有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的优势。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按照产业转移规律,闽东南地区应着力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而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闽西北以

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还可以通过闽东南和闽西北的产业链再造,闽东南地区在产业链上寻求优势环节,通过内部化方式把产业链中某些制造化和加工化的环节转移到闽西北地区,以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此外,闽西北地区可以利用自身上游(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参与东部的分工体系,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资本配置的合理化。

参考文献:

- [1] McKinnon R.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 Brookings, Washington D C, 1973: 3-4.
- [2] 韩立岩, 蔡红艳. 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及其与金融市场关系评价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2(1): 65-70.
- [3] Jeffrey Wurgler. Financial markets and allocation of capital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58): 187-214.
- [4] 沈能, 赵建强. 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分解 [J]. 当代经济科学, 2005(6): 33-36.
- [5] 米运生, 李永杰. 中国 FDI 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J]. 财贸经济, 2006(11): 32-34.
- [6] 俞颖. 我国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8): 18-24.
- [7] 许开国. 资本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9(2): 34-39.
- [8] 杨广青, 倪李澜. 福建省资本配置效率与行业差异研究 [J]. 福州大学学报, 2010(2): 27-31.
- [9] 韩立岩, 王哲兵. 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与行业差异 [J]. 经济研究, 2005(1): 77-84.
- [10] 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71-102.
- [11] 徐佩华. 转化农村人力资源为人力资本的研究 [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1): 45-48.

(责任编辑:康兰媛, 英摘校译:吴伟萍)

(上接第64页)

参考文献:

- [1] 江西省统计局. 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04-01) [EB/OL]. <http://www.jxstj.gov.cn/News.shtml? p5 = 14648.2011-03-06>.
- [2] 徐笑波, 邓英陶. 中国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 [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94: 120-125.
- [3] 李炳涛, 张宁. 中国金融深化进程的反思 [J]. 经济研究参考, 2000(29): 28-34.
- [4] 张兵, 朱建华, 贾红刚. 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实证检验与比较研究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2): 105-109.
- [5] 姚耀军.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J]. 经济科学, 2004(5): 24-31.
- [6] 董晓林, 王娟. 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4): 44-48.
- [7] 程万鹏, 李好好.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联性研究——基于 Pagano 模型的实证检验 [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1): 35-36.
- [8] 蒋满霖, 王彪. 新农村建设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研究 [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1): 32-34.
- [9] 侯俊华, 汤作华. 江西新农村建设金融体系的重构与路径选择 [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3): 213-216.
- [10] 彭剑. 江西省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村金融支持作用的思考 [J]. 农业经济, 2010(4): 21-23.
- [11] 史焕平, 付优生. 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以江西为例 [J]. 金融与经济, 2010(4): 74-75.
- [12] 高铁梅. 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与建模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250.
- [13] 达摩达尔·N·古扎拉蒂. 计量经济学基础 [M]. 第4版. 费剑平, 孙春霞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537-538.
- [14] 曹凤岐. 建立多层次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J]. 农村金融研究, 2010(10): 64-67.
- [15] 尹娟民, 范秀红. 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良性互动发展的对策研究 [J]. 南方金融, 2009(10): 47-49.

(责任编辑:康兰媛, 英摘校译:吴伟萍)